

「在過來的路上我瞧見了，農場似乎圈養了數量不少的羊隻。」刮痕滿佈的玻璃鏡片倒映窗外藍天綠地，覆著鳥嘴面具的醫師捧著茶杯，視線顯然並未放在眼前的農場女主人身上，和病情不著邊際的閒聊使她無意識地緊攥起裙襬。

在貝森毫無來由席捲的疫病降臨無辜稚兒身上，農場主人的獨子也未能倖免；那些小小的身軀如沸水般滾燙，口中吐出大量混濁食糜，細嫩的肌膚冒出了顆顆醜陋突起，他們食慾全失、哭鬧不休。

「是……包含放牧在外的，總共有六十六頭。」似乎想起了什麼，農場女主人又補述了一句：「牠們都十分健康。」瘟疫源於家畜的謠言盛傳，殺盡這些病源的激進言論聲浪漸高，但對於農家人來說，家畜便是最大的財產，如何能夠輕易割捨？

深沉、神秘、欲言又止地抬起冒著薄煙的茶杯，像個高雅的貴族般送至嘴邊，卻忘記了長久以來一直戴在臉上的面具，滾燙茶水一股腦傾注於尖喙上，褐色污漬橫流滴落，隨後被深色長袍吸納成更深色調的花紋。吞那靜止不動，手腕微微發顫，就像一隻落入河中的狼狽烏鴉。

空氣寧靜了三秒，農場女主人自木椅上驚跳而起，「啊！醫師，您還好嗎？」

「別慌。」比方才略低一度的沙啞嗓音自從面具後傳出，吞那將茶杯擺回桌上，一派瀟灑淡然，彷彿這都是診治前的必要儀式，「我只是做個小小的測試。」滲入領口的滾燙灼痛難忍，他硬是憋下了呼之欲出的眼淚。

居然連那麼熾熱的茶水都能忍耐，吞那醫師肯定有聖光護體！

安心地撫了撫胸，農場女主人終於綻放如釋重負的笑容：「果然施奈貝爾協會派遣來的醫師就是令人安心，您的到來如同夏日徐風，我的小高特就拜託您了。」

「錯了，夫人，驅使我到來的是天上的君王，而非施奈貝爾協會。」吞那鄭重地糾正對方言詞上的謬誤，農場女主人聽了趕忙雙手合十禱告懺悔，屋內頓時聖光充滿。

是罪孽深重，但心存悔改的一家呢。

吞那惋惜地搖頭，卻不打算放棄身於水火的這一家子。畢竟，主會原諒一切罪惡。

「小高特的症狀我已明瞭於心。」倏然站起身，黑袍的醫師壓了壓帽沿，轉過身背對農場女主人，「但事態嚴重，必須告訴夫人真相了。」

惶恐油然而生，農場女主人身心如墜冰窖，在吞那沉吟之際焦心地奔至對方面前：「醫師，再也受不了了，求您給我個痛快吧！」吞那醫師為何非得要在每一句話之間間隔那麼長一段時間？

講完一句話後非得大喘氣的病弱醫師用盡畢生全力，一腳踢向屋內大門。

木製門板結實厚重，發出沉重「咚」的一聲，隨後回歸平靜。

「……」使盡全力的後遺症是渾身虛軟無力，腳趾痛得發麻，吞那按捺住哭泣的衝動，探手拉住門把由外向內開啟，露出屋外成片羊群漫步的景色。

「夫人，您可有覺得哪處不對？」

「醫師剛才為何要碰觸門板一下呢？」

「噓，那是為了趕走惡靈的開門儀式。」

看著仍一臉茫然的農場女主人，吞那恨鐵不成鋼地大手一揮，指向群聚在草地上的羊群，正氣凜然地大喝：「這些羊，裡頭混進了一隻惡魔！」

剎那間，羊群「咩」聲四起，成為夏日裡最浪漫的曲調，好不熱鬧。

「會認為農場裡有六十六頭羊，是因為你們被惡魔的障眼法蒙蔽，您看，『六十六』，是否便是撒旦的數字？」農場女主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

「小高特身上的紅痕腫泡，是被惡魔親吻的痕跡；吐出來的湯水，便是惡魔哺餵的乳汁。」

環顧起外頭咀嚼草料正歡的羊隻，農場女主人泫然欲泣，萬萬也沒想到此等災禍會降臨在自家門，甚至禍害到寶貝獨子。她咬咬牙，在內心權衡了一番輕重，作好了心理準備後，幽幽地開口：「那我該如何是好呢？」

仰頭望向晴空驕陽，吞那在獲得充足休息後，開始一字一句念禱：

「

冰天雪地覆蓋大地，草木朽枯、生機蕭條，不信道的人要小心了！
瘴氣害鼠橫行街巷，輕奪人命、竊偷冬糧，信撒旦的人要注意了！
聖哉！聖哉天父！天賜焰火終將蒞臨，罪人受懲、從者喜獲救贖！

」

那日起，焚盡骯髒污穢的業火在農場燃燒了三日三夜，綠地淪為焦土，鑲羊角的惡魔在聖火中清贖罪孽，卻仍試圖在受罰時誘惑人類，散發迷人心智的、致人沉淪的，甜美香氣。

「它正嘗試將無辜人類一同拉入火海，千萬不能被慾念驅使。」吞那悄悄嚥下口中唾沫，慶幸自己心智已受千錘百鍊，毫不動搖。

小高特的病情最終獲得治癒，停止了高熱與嘔吐；失去畢生財富的農場主人一家喜極而泣，感謝上主垂憐，發誓永生永世追隨。

聖哉！聖哉！